

崇禎閣臣事略

ORIENTALIA
CHINESE
B927
Y9
C46

1

B92718

C46

閣臣事略

宗禎閣臣事畧

四川 陳盟撰

熊汝霖

孫嘉績

鄭遵謙

余煌弟增遠

錢肅樂

沈宸荃 沈履祥

沈廷揚

劉中藻

朱繼祚

林汝翥 林望

李向中

熊汝霖字雨殷餘姚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同安知縣課最行取十四年擢戶科給事中疏陳用將之失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今聞外無一殺賊之兵由師無一馭兵之將誰司樞軸坐令至此從來選將之法必

自偏裨以至副將歷任有功方可授以節鉞今則不然足未履行陣幕府已以上首功人未詣長安姓名已登御覽胥吏之徒投軍便提虎旅紈袴之子乳臭即握兵符總皆輿援得力金錢有靈原未習行間之情實何從奮敵愾之精神臣請悉去叙功御覽

之名一于武科行伍課其實功廢倖
者無所邀勞者有所勸若乃大將之
選得人更難方在偏裨犹思戮力一
朝專閫便懈死綬蓋富貴已極不獨
軀重難捐抑且尾大不掉請自今副
將有功者多注五府僉書時賜名對
親擇其才者畀以鎖鑰廢杜愆帥之

門至近日舉用大帥雖曰會推其寔
中樞為政夫文臣保舉連坐武臣何
獨不然請自今一如其法毋使倖免
帝納之出督上江通運汝霖深恤民
隱不苛督而連額已登道塗見聞懇
以入告明年十一月疏論天下督撫
總督則蒞遼范志完宣大江高緒保

定侯恂鳳陽馬士英巡撫則順天藩
永圖保定楊進宣府李鑑陝西蔡官
治安慶黃配元並有貶詞且曰襄藩
陷而楚撫宋一鶴晏然南陽破而郟
撫無恙江撫張鳳翮以例轉臺員而
躡遷是為循資抑為探望陝撫張尔
忠以巡方小臣而起擢既非軍功亦

軍功亦非久任始何以得此殊榮繼
何以聽其自便陛下試加詰問當事
何說之詞帝是其言即下所司核議
尋言悞國之楊嗣昌未罪殉難之盧
象昇未褒殊挫忠義之氣嗣昌未罪
而為嗣昌引用悞嗣昌以悞軍國者
漏網亦復不少問誰為嗣昌畫線餉

之策驅中原萬姓為盜者原任科臣
沈迅也問誰為嗣昌運籌以三千人
駐襄陽任二十七騎閉門迎賊而踉
蹌出走者監紀陸余爵也問誰為嗣
昌援引以數年己榜躡濟巡撫遭襄
藩之陷重賂罪樞陳新甲而嫁禍節
撫袁繼咸者今解任候代之宋一鶴

也總之近來銅習事前以節餞為兒
戲而濫及匪人臨事以失候為等閒
而不加顯戮事後又以天功為己力
而槩施濫恩安望其捐生就死為國
家建功業哉京師戒嚴令守東直門
一日召對言行間諸臣去敵數十里
不敢一望顏行大約南去則家隨具

後北返則找出其前如廁隸之于貴
官負弩前驅望塵靡及耳士卒一聞
督戰便洶：欲叛如此則將不能馭
兵何名為將督師不能馭將何名督
師帝恻然之都御史劉宗周金光宸
獲謹汝霖以大計期迫請由二人襄
事不從无何言路適半載漕卽不宜

掌計事趙京任降調監司不宜擢通
政恭馮元颺運判一年駁遷開府范
志完僉事未久卽任督師而察處監
司取節錢如拾芥總以情面賄賂斷
送封疆二祖列宗之靈能無歎泣地
下請明著功令自今有司察處者不
得濫舉邊才監司察處者不得濫議

巡撫庶封疆重任不為匪人借途而
中才可得又言自京師戒嚴以來臣
疏凡二十上援荆机宜百不行一而
所揣敵情不幸言而中矣比者外縣
難民紛入都皆云避兵不云避敵
而霸州之破敵人報掠无多官軍繼
之殆无孑遺是兵端以殺民為事矣

朝廷戡費數百萬金錢以養兵豈欲
其毒亦赤子哉此尤言之痛心者也
帝惡其欲泣地下語謫福建按察司
怡磨福王立召還方需次間奏請喚
群迷昭臣分言當事止許定策安計
復仇處堂未已且為門穴噫此乾坤
何等時不思籌兵籌餉議戰議守乃

廣事招搖日肆營競始之武与文爭
繼之文与文角清夜自維究為何事
是猶盜已入室奴且門庭主人俯首
聽之天下事豈有濟哉頃之言兵至
今日闐闐疾如仇朝廷畏如虎臣新
自丹陽來知浙兵為邊兵所擊火民
居者十餘里彼何无法紀至此聞邊

帥有言四鎮以殺掠獲封爵我何憚
不為臣意四鎮聞之必為毅然北征
一雪此恥今犹恋淮揚何也况一
鎮之餉多至六十萬勢必不能供即
仿古藩鎮法亦為在大河以北開屯
設府永此帶礪曾與定之內適以藩
筦視之頃之言窺觀目前大勢無論

恢復未能即偏安尚未可必攷、討
究止應在兵餉戰守今乃專在恩怨
異同即一二人之用舍而始以勳臣
繼以方鎮惟舌鋒筆鏑是務近且匿
帖迹舊臣矢俄又以疎藩恭宰輔矣
屬又喧傳復厥衛而人心皇、矣輔
臣日廣止直忠誠么麼小臣為誰驅

逐聽誰指使上章不由通改結納當
在何途內外交通神叢互借飛章告
急墨敕斜封端自此始可不嚴行詰
究用杜將來至厥衛之害橫者借以
樹威黜者因而牟利人、可為叛逆
事、可作營求縉紳慘禍所不必言
小民雞犬亦无寧日先帝止此一節

未克府怨前事不遠後事之師如先
帝篤念宗藩而聞寇先逃誰死社稷
保舉揆授盡是殃民先帝隆重武臣
而死綏敵愾无一二叛降跋扈肩背
相踵先帝委任勳臣而官舍選練一
任飽颶京營銳卒浸為寇藉先帝倚
任內臣而小忠小信原无足取開門

延敵且噪傳聞先帝不次擢用文臣
而遣才督撫誰為釋禦趙遷宰執羅
拜賊庭知前日之所以失即知今日
之所以得及今為之已虞其晚再欲
不為更待何時疏奏傳俸其年八月
補吏科右給事中初馬士英荐阮大
鍼汝霖力言不可及大鍼起佐兵部

汝霖又言大鍼既以知兵用當置諸
有用之地若止優游司馬樞輔已優
為之何須增此一席不聽踰月以奉
使陛辭言朝端之上議論日新宮府
之間揣摩日熟自少宰樞貳悉廢廷
推四品監司竟晉詹端之席追贖定
罪无煩司寇之章蹊徑疊出謠誣煩

興一人未用便日滿朝為党人一官
外遷輒營當事為可殺市井狡獪眇
眇得官呈身應募寔煩有徒逐客之
令時聞翻閱之鄰未已置國卹于妄
聞送私園而得志黃白充庭青紫塞
路竟成一富貴世界六朝佳麗復見
今時獨不思他日執駕何地耶不報

南京失守馬士英竄杭州汝霖往見
詔以聖駕安在弃之而來士英无以
答俄杭州亦失守与孫嘉績同起兵
魯王監國擢右僉都御史督師防江
時江上諸營星羅棋布然獨汝霖
敢戰嘗以五百人渡江抵海寧轉戰
數日夜次橋司而所部皆弱卒不任

戰輒敗五百人喪亡略尽乃還
又募召出戰敗又召募雖屢挫衄
而其志不衰其入海寧也召其士民
激以忠義嚴与泪俱衆莫不感動拜
轅門願約來者以萬計乃立營伍分
汛地命進士俞元良主餉指揮姜國
臣主兵与定要約而返義報所播浙

西郡縣亦為響應尋進兵部右侍郎
督師如故陰武帝遣劉中藻頒詔至
方国安開國諱汝霖大愾出檄嚴拒之
中藻乃還監國元年拜兵部尚書仍
督師五月諸軍以食盡而潰汝霖從
泛海二年二月以本官兼東閣大學
士時建國公鄭彩兵強擅朝政汝霖

所稟擬不能尽如其意彩積恨三年
正月遣兵潛害之并以其幼子投海
死

孫嘉績字碩膚餘姚人大學士如游
孫也崇禎十年第進士授南京工部
主事明年召為兵部武選主事其冬
大清兵薄都城按營不動人莫測其意

大

嘉績曰此甚易知待後隊至即舉衆
南下尔可乘其未集擊之尚書楊嗣
昌曰彼以傾圜來安得有後隊越三
日蒙古兵數萬果從青山口入即日
拔營南下于是嗣昌以嘉績知兵調
為職方員外郎久之進部中督師中
官高起潛冒功求世蔭嘉績奏格之

起潛怒他日帝御觀德殿閱弓矢起
潛辨其良楛帝悅因乘間譖嘉績行
私帝感之十三年有發其納賄者遂
下獄已而黃道周亦至裝齋藥物皆
不得入嘉績撤己衣被躬視飲食湯
藥調護之同從受易會諸生徐中吉
疏救道周帝益怒移獄錦衣嚴訊諸

與道周往來者多詭詞自脫獨嘉績
直承元隱法司初擬雜犯死罪繼擬
烟瘴充軍皆不允明年三月大學士
訖復粹清獄亦不敢釋但請確訊又
明年正月保定總督張秦臻陛見荐
嘉績才請用為叅謀而與王樸郭景
昌並荐帝以朴罪重景昌在戍中疑

不欲用敕吏兵二部會都察院嚴核
用效不效并核者治罪諸臣遂不敢
議用其冬徐石麒為刑部具爰書奏
報乃得釋南渡時起九江兵備僉事
未赴南京杭州相繼覆餘姚知縣王
曰俞棄城逃教諭奉圖籍迎附即用
為知縣時方盛夏發民除道稍憚輒

扶之衆大譁奉鋤相向吏卒悉散走
知縣奔入其署衆无洵；不定嘉績
即与給事中熊汝霖鳴鼓入縣廷執
之斬以殉遂擗衆舉兵遣使台州迎
魯王王監國紹興擢右僉都御史督
所募兵守江上尋進兵部右侍郎明
年進本部尚書久之加東閣大學士

督師如故時王所統止紹興寧波台
州三府大帥方国安王之仁恃兵多
跋扈盡食三郡之正供謂之正餉而
以富戶捐輸者給諸營新募之兵謂
之義餉嘉績及熊汝霖錢肅樂輩皆
書生不習兵舉事初即以兵權燻之
二帥二帥漸專恣進爵至國公茂視

諸文臣諸文臣皆莫能與抗雖江上
軍營相屬其進止惟二帥是視久之
餉益匱兵益不振而義詞非土地所出
勢不能常供又比歲大旱粟不登兵
以積飢漸散至五月大散敵人亦已
渡江嘉績乃從王航海泊舟山其年
適疾卒當嘉績廷對前或夢其榜名

與張信埒信寧波舟山人洪武朝狀
元也嘉績頗自喜及發榜不驗至是
厝于舟山適當信狀元坊下

鄭遵謙字履恭會稽人山西按察僉
事之尹子為諸生不好讀書廣交諸
俠邪少年日馳馬試劍弟遵默效之
墮馬死父恨甚日夜督過不為改嘗

市馬金華見許都結為死友而返妓
金氏欲適一豪傑遇遵謙喜曰吾目
人未嘗見此人遂適之遵謙嘗挑其
从婢金氏妬殺之婢家訟于推官陳
子龍捕金氏係獄論死遵謙縱妾殺
人亦論死然遵謙不出對簿散千金
匿獄中日夕與金氏居人莫知也許

都故出子龍門下聞之馳謁子龍曰
天下方有事慎无殺英雄子龍曰此
人罪苟死吾為若思之都辭其索與
周旋遂獲免後都作亂連陷數縣遵
謙聞約所交無賴數十人將赴之父
知局其室堅不放亦會都死乃已弘
光元年五月南都失六月潞王以杭

州降屬城長吏多遁走紹興通判張
懔獻圖籍迎降即用懔為知府又遣
彭萬里為會稽知縣閏六月初五日
懔下令雜髮遺者死衆情洶、遵謙
乃刊一義字印：方寸布上散諸同
盟期十一日齊赴郡前郡故有營卒
五百人聞杭州陷欲散去遵謙破產

人一金曰天下事尚可為幸勿去是
日五百人及其同盟畢至日將蘇材
魯明傑等亦倡衆附之約二三萬人
遵謙方歃血誓師其父及他縉紳適
自杭州納款雜髮味見之大驚抱遵
謙叩頭大哭曰汝滅吾族幸貸我老
人命遵謙不顧絕裾而去途遇彭萬

里舉槊刺之萬里躍入河左右競前
斬其首擁入府署愾督家衆數十人
齊譟天祀前隊少却遵謙冒死衝入
其衆潰散愾踰牆走匿積草中曳出
至演武場懸高皇帝像數其罪而支
解之即下令禁奸淫焚掠明日集縉
紳議餉尚書商周祚姜逢元等皆至

有以家貧辭者遵謙叱之曰若輩受
高官厚祿數十年今日猶吝此耶且
既屈身迎降即叛賊也令部下持出
斬之衆股栗乞貸乃定計畝出賦之
議遵謙部署文武隨才授任号令指
揮郡中莫敢不服乃議稱号有勸其
自称義興大將者有勸其奉楚宗室

為王者其佞者則曰宜稱大將軍天下得之敵國非得大明遵謙計未決其友人曰君為此大事何官不可得在今日止宜以江東義士傳檄遠近且乎誅偽官而自署大將軍可乎又曰楚宗室本將軍也安得為王今魯近在台州盍奉之以主号令遵謙不

答其友知所言不合夜走台州迎魯王王已命駕見遵謙徽有迎立楚王語乃止不行命其友偕陳圓輝賈詔赴紹興覲之會浙江總兵官王之仁授兵自定海至鄞遵謙以諸生服見遵謙大寬聞詔至喜甚七月朔即開讀授遵謙為都統制賜二品服其麾

下授職有差且命速赴江干守禦毋
久駐內地遵謙奉詔即日啟行令子
懋絕偕副將吳明傑率兵三千迎駕
熊汝霖孫嘉績張國維方国安錢肅
棗沈宸荃諸軍相繼至各分汛防守
而遵謙守小壘八月朔王至紹興監
國命遵謙掛義興將軍印督師恢剿

十一月以斬獲功封義興伯時陳子
龍亦起兵松江貽書曰僕真淮陰惡
少不識韓王孫明年監國改元正月
遵謙入朝王慰勞有加彙還鎮時方
国安王之仁橫甚每事挫抑遵謙悒
悒不志日以覈色自娛五月進爵為
侯是月杪江上師皆潰王奔台州航

海去遵謙追从之敵兵入紹興其父
之尹投水遵謙先帝通表福京隆武
帝喜至是有詔召之未達行在而帝
已遁難走依平国公鄭芝龍及芝龍
降无所依漂泊閩海者久之二年王
次長垣遵謙表請王甚喜時熊汝霖
居內閣遵謙與同鄉相友善建国公

鄭彩以同姓故以弟畜之使領陸兵
于牛田彩故以販海為業遵謙取其
二船資萬計彩由是惡之從上諸臣
之室俱保琅琦守將李茂彩部曲也
汝霖家人子与之爭曰茂怒三年正
月元夕汝霖與遵謙兩家俱有問遺
茂即以兩家合謀奔告彩故與汝

霖有隙遂殺汝霖遵謙聞之大慟有
遺言彩并欲除之偽捷部將吳輝
扶傷見遵謙訴枉乞春殺鄭鳴達遵
謙不虞其偽過輝舟輝伏艙底令侍
卒突起縛之而慚于觀面久不出遵
謙呼曰汝鄭彩廝養殺我豈出汝意
何避為輝出遵謙乞雞酒哭祭汝霖

遂殺海死金氏每詎莫必縛草人象
彩戮以佐食彩知并殺于海
余煌字武貞會稽人天啟五年由殿
試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崇禎時以內
艱味服闋起春坊左中允歷左諭德
右庶子充經筵講官十一年正月疏
陳時弊言是非不寔職學不專分名

不肅賞罰不靈帝採納之先是魏忠
賢撰三朝要典命詞臣七人纂修煌
與焉及忠賢誅要典燬議者頗訾及
煌至是給事中韓源因劾禮部侍郎
吳士元復詆煌及庶子華琪芳以三
人皆与纂修也帝以諸臣各有本末
置不問煌疏辨曰臣之本末鑒在聖

明臣寃己白更復停言顧臣名節所
繫有不能已于言者臣以新進小臣
控辭不復稽延數月乃始供事纂修
之始不過同尚書張問達彙刻之書
稍為裁節迨正副總裁互加筆削屢
呈屢駁愈改愈詳非復臣等所得寓
目矣及逆党劉志選有要典功罪一

疏請增入忠賢名臣等力爭由此得
罪詔臣等以隱漏責臣等以抗違同
事諸臣貶斥相繼臣以前祠之設引
退还鄉始免竄逐臣纂脩始末事跡
甚明故十餘年間吹垢索瘢不遺餘
力未嘗有加于臣使果有穢瑕可摘
已在放流之列何待今日哉帝溫旨

慰諭時國計大絀帝納尚書鄭國祥
言借京城房租一季民間騷然煌上
言房租一事苟有濟于急需亦何傷
于搜括然所得无幾而追呼之擾已
遍九遠是軍需不過涓滴民困已不
聊生誰寔籌之出此下策語云民寒
傷心民怨傷國輦轂生靈而可使至

此極耶伏乞酌高多寡或收十金以
上或收五金以上庶富室有急公之
義貧戶无箕斂之嗟時不能用六月
請急味省詔賚銀幣乘傳行遂丁外
艱煌事親孝登第後猶俯伏受杖家
居不以竿牘通有司值里中大利害
則爭先言之暇既除久不起福王立

于南京亦不赴及魯王監國紹興始
起禮部右侍郎再起戶部尚書皆不
就明年廷議武將橫甚宜得一宿望
重臣壓之乃拜煌兵部尚書屢辭不
許始受命時內閣田仰与義興伯鄭
遵謙爭餉兩軍格鬥互喋血禁廷煌
冒鋒鏑往解始散去乃中嚴軍紀將

士稍戢尋改吏部尚書不拜時諸臣
競營高爵請乞无厭熈上言今國勢
愈危朝政愈紊又土未復戰守无資
諸臣請祭則當思先帝烝嘗未脩請
葬則當思先帝山陵未營請封則當
思先帝宗廟未享請廢則當思先帝
子孫未保請謚則當思先帝先烈未

昭時以為名言至五月江濱失守王
航海有言據城抗拒者熈以為徒害
生靈大開諸門任其避難由是百姓
獲保六月二日熈至渡東橋赴水舟
人拯起之居二日復投水，洄不得
死熈奮身自投涼處乃死弟增遠字
謙貞崇禎十六年進士除宝應知縣

2 B927.8

CA6

劉澤清鎮淮安勒有司庭謁增遠不
屈投劾咏監國時起儀制主事進郎
中事敗避居村墅草屋三間躬親農
圃有同生年為監司求見不獲一日
屏騎從直詣其廬增遠偃臥不起曰
多病不能為禮監司執手勞問甫出
門則已荷鋤灌園矣隱居二十四年

未嘗入城市年六十五卒

錢肅樂字希毅鄞縣人臨江知府若

賡孫寧國知府敬仲兄子也幼隸拔

書過目不忘為諸生有盛名學宮圯

倡議重建身督其役既成堅厚踰于

旧舉崇禎十年進士授太倉知州地

多貴族其豪奴与黠吏相表裏為奸

不可究詰而里巷克徒結党習拳勇
殺其人而焚其屍略无顧畏肅樂立
意痛懲有犯必尽法即陸博酌酒之
法亦皆追捕无貸自是群克斂手編
户獲安俗好訟、牒入胥徒追揖傾
其半賞兩造求勝各乞貴人干請又
傾其半自肅樂受事其風遽衰乃嚴

保甲立鄉約朔望集緝紳以下誦聖
訓六條城中同分二十四鋪鄉分二
十九都令鋪設約正約副各一人都
亦如之授以善惡二簿曰得寔持以
報每誦聖訓訖召其人至出來榜列
善人名用鼓樂迎送惡人則列白榜
槓之墻下予大杖行之既久杖者日

少其他救荒捕蝗平徭清賦釋母子
兄弟訟化頑為良善政具舉嘗押崑
山縣事行法如太倉奸宄亦屏息歲
飢有聚眾行劫者連劫二富家猶結
聚不散蕭樂自太倉馳赴先遣人持
牌示之曰散者即良民弗問比至散
者半即眾中擒數十人斃二人杖下

亂立解夜則親督健卒訖察非常即
窮巷畢至乃勸富人出粟平糶飢民
亦濟又押崇明縣事縣居海中多盜
蕭樂勅兵往剿殲其魁三人餘悉逐
適力祛宿弊兩縣民皆愛之惟恐其
去去則立碑頌德尚書王在晉居家
其子恣為不法嘗嬖一僕嬾而怒其

僕有言積薪焚殺之肅樂聞遣徒隸
捕治三往在晉匿不出而馬上官及
其鄉勢要請囑百方肅樂豎不聽在
晉寃青衣跪大門外求見又不許乃
送其他僕助惡者正法再乞上宥為
言而遂出其子囚服對簿乃已嘗乘
舟赴郡輒觸一貴人舟其僕怒麾群

僕毆擊吏卒及舟子多受傷詢之則
長洲御史李樸父也肅樂大怒投印
上官乞去豎臥不起上官及他縉紳
求解者尺牘日數十至肅樂皆屏不
視御史父乃盡縛其僕請罪而求解
者又百方終拒不納有為李氏游說
者曰公決去誠當但御史方以彈奄

暨罷官公与為難遠人不知將謂公
助奄為虐也肅樂聞言意立解明日
即起視事秩滿遷刑部員外郎州人
送者塞道兩泣不忍別肅樂雖世宦
家故貧官太倉五年味索无一物仍
櫛屋以居晁連丁內外艱弘光元年
六月杭州失守屬郡多迎降閏六月

十一日寧波諸縉紳大會於城隍廟
議納款肅樂獨不可開陳大義力言
當舉兵拒守坐中惟舉人萬泰張煌
言佑之餘皆嘿且引去諸生華夏董
志寧等奮臂而前遮肅樂拜曰此曹
皆食肉鄙夫安足圖大事哉我公自
任之可也肅樂許之于是諸生聞者

大呼者錢公舉義旅壯士願從者悉
來士民響應不期而集者數萬人肅
樂乃建牙行事時郡中監司守令皆
逃惟一同知尚府事先已遣使賫國
籍迎降聞義師起大懼叩頭軍門請
罪肅樂貸不誅悉以倉庫籍來獻有
頃監司標下中軍率所部來受約束

于是兵食咸集乃下令撫安軍民舉
將才募健兒繕戰守具而郡中縉紳
懼禍多非之故御史謝三賓即日馳
書愬兵王之仁言二三庸妄書生不
顧利害徒禍生靈須以公兵威靖之
浙江總兵官故駐定海去郡城六十
里之仁已嘗納款至是聞舉義師明

日提軍入郡城大會縉紳于演武場
与蕭樂壽盟歃血袖出三寘書叱其
不忠三寘慚惧欲奪之之仁赦色愈
厲衆以三寘家富令其專任餉務出
財佐軍之仁乃已蕭樂壽聞以旣海在
台州遣煌言奉表請監國會紹興餘
姚亦舉義師其使者先至乃赴紹興

行監國事即召蕭樂壽為右僉都御史
督江兵上畫錢塘而守彘進右副都
御史為是時之仁及大將方国安皆
加封爵壽兵柄尽以寧波紹興台州
三郡正供充其軍餉而義師則食富
室捐助之餉謂之義餉義餉不能常
繼故義師恒缺食蕭樂壽感憤時事嘗

上既言國有十亡而无一存民有十
死而無一生其言痛切讀者為之隕
涕也加兵部右侍郎明年五月肅樂
軍食盡悉散去他軍亦潰王及肅樂
即航海先是隆武帝嘉肅樂忠亦授
右僉都御史至是肅樂在舟山又進
右副都御史召之獎勞倫至肅樂甫

入境則帝已被難遂退隱于海壇山
糧盡採山薯為食明年王次長垣召
為兵部尚書固辭不許乃就職時劉
沂春吳鍾璽諸旧人多隱遁不出肅
樂荐沂春為右副都御史鍾璽為通
政使寓書曰時平則高洗耳世亂則
美褰裳司寇女子尤知君父東海婦

人尚切報仇公等耆碩忍負斯言兩
人乃翻然就道自是海上逋臣多至
明年正月拜東閣大學士與馬思理
林正亨全入直時大學士劉中藻攻
圍福寧州守將涂登華欲降疑未決
曰海上豈有天子舟中豈為有國公
肅樂致各將軍獨不聞南宋之末二

帝並在海上張陸並在舟中乎今將
軍死守孤城以言乎忠義則非其人
也以言乎保身則非其策也依沸鼎
以祿安巢危林而自得計良左矣登
華得奪遂降建國公鄭彩嵩柄殺熊
汝霖鄭遵謙二大臣肅樂不平每形
于辭色至是彩又與中藻交惡肅樂

移中滌書不直彩，知而憾之肅樂
故有咯血疾憂憤疾增劇以六月五
日卒于舟年四十有三贈太保謚忠
介故相葉向高曾孫進晟憫其忠葬
之福清黃蘗山

沈宸荃慈谿人崇禎十三年進士授
行人以奉使旋里十七年福王立于

補用宸荃復命時將考選有鄉人語南京
之曰君行千金于要途給諫可得也
宸荃謝之俄其人復至曰馬相公方
收人望不須行金但稱門下士可也
宸荃亦謝之已得山西道御史首陳
破方隅端品望勵廉潔盡職業息訟
競五事語皆切時病九月言數月以

未強敵之情亦日變臣工之泄泄如
常儀文興作粉飾太平固使邈思居
為家計醜正党邪喜許惡直幾不知
疆圉孔棘宗社阽危非陛下耶薪嘗
胆痛切君父之大仇与當事臣隣日
圖匡濟誰復以國事為念嘗且麥飯
不得洒山陵何以錦衣玉食土宇不

得味版籍何以廣厦泮宮今日西北
風塵尚有東南托足倘他年東南烽
火更从何方旣駕因以節儉之說進
報聞十月荐詞臣黃道周劉同升葛
世俊徐汧吳偉業命所司趣行十一
月言今日經略河南山東者王永吉
張縉彥也永吉失机載罪先帝拔之

為總督宜如何圖報乃擁兵近甸不
救國危惟知遁竄縉彥始官部曹蒙
先帝峻擢驟典中樞亦宜何如圖報
乃卒先從賊覲顏偷生即加二人以
極刑亦不為過陛下以封疆之故屈
法用之則此二人者寔陛下白骨再
肉之人也乃永吉觀望不進逗遛淮

海間未聞荷戈先請誥命此豈復有
臣礼乎縉彥奉收拾河北之命乃一
矢不加狼狽南竄死何以對先帝生
何以對陛下也昌平巡抚何謙失陷
諸陵罪亦當按若都北既陷先帝寘天
九屬守土皆宜礪兵秣馬俟新君之
復仇乃賊塵未揚先去為望如河道

總督董希憲山東巡撫邱祖德者尚
可容其偃臥家園予䟽入邱祖德及
登萊巡撫曾化龍皆命提訊俄陳禦
敵寔策下所司議行先有命以長至
日郊天祀改期來歲正月合祀天地
後又改明年長至宸筮以為不敬上
䟽論之語侵執改是時群小恣行朝

政大亂宸筮獨特正不阿諸要人多
疾之掌道御史張孫振尤甚明年二
月遂以年例出為蘇松兵備僉事未
赴南都失守宸筮舉兵邑中翊戴魯
王監國擢右僉都御史明年事敗宸
筮還家已而弃家从王于海外王次
長垣用為工部尚書疏改兵部代錢

肅樂久之與劉沂春並為東閣大學
士舟山告警從王泛海去明年次廈
門又抵金門時國父猶在家宸筮作
思親詩讀者咸為墜泪後艤舟南日
山遭風漂泊沒于海同時沈履祥亦
慈谿人崇禎十年登第歷知侯官歐
寧二縣監國時以御史督餉台州城

破避之山中後被獲不屈而死
沈廷揚字李明崇明人為人多智數
好談匡世之學崇禎中由國子生為
內閣中書舍人十二年冬帝以山東
多警運道時榷議復海運廷揚生長
海濱習知水道上疏極言其便且輯
海運書五卷進呈帝喜即命造海舟

試之廷揚乃乘二舟載米數百石以
明年六月朔由淮安出海是月望日
即抵天津海道三千四百里候風者
五日寔行僅一旬事聞帝大喜即加
戶部郎中往登州與巡撫徐人龍計
度先是寧遠軍餉卒用天津舡赴登
州候東南風轉粟至天津又候西南

風轉至寧遠歲以為常廷揚以為日
久費煩不如從登州直達寧遠乃先
詣天津與巡撫李繼貞議其事具疏
上聞又自以干進為恥疏中不置新
階帝以其背旨切責之然卒用其議
直輸寧遠省費多彘命赴淮安經理
海運為督漕侍郎未大典所沮乃命

專駐登州領寧遠餉務十五年春初
登州副使吳一琨海口守將滕紹宗
奸貪不法兩人遂獲罪是年命再赴
淮安議海運事廷揚以海船无可募
議召富戶給資新造而浮議復有沮
之者上言海運出聖明獨斷俾臣首
試以通漕運之窮乃前為漕臣所沮

及部議置臣山東令召買津糧并輸
臨德二倉之粟以餉門寧不費公家
水腳又省民間數十萬金錢運速而
事濟矣乃議者初言海運必不可行
及臣行之有緒則言海運易行今臣
再來淮陰又言海運不當行无非欲
逐臣以敗壞公事乞立賜罷斥帝即

命察撓阻者以聞明年運事告竣加
光祿少卿仍領其事及京師陷福王
立命廷揚以海舟防江晁命兼理餉
務餉江北諸軍南京失守走還鄉里
後航海至舟山依黃斌卿唐王在福
廷授兵部右侍郎總督水師魯王授
官亦如之魯王航海之明年廷揚督

舟師北上以四月十二日抵常熟之
福山又二日次鹿苑夜分颶風大作
舟膠于沙遂被執殺其部下六百人
諭之降不以與親信十四人皆見殺
劉中藻字存叔福安人少有志操以
忠義自奮崇禎十三年第進士授行
人賊陷京師中藻雜髮塗匿晁被獲

備受榜掠賊敗高遷隆武帝立授兵
科給事中賈詒諭魯王于紹興魯諸
臣張國維熊汝霖等抗詞拒之竟不
開讀中藻還至金華大學士朱大典
力荐其賢召對祿旨加太僕少卿奉
敕往金華處州贊議勛臣劉孔昭輔
臣黃鳴駿軍務晁擢右僉都御史受

巡撫溫處二府處州多山其地多芋
蒼菁蔡茶蒼諸種人皆精悍善鬥中
藻請募為兵從之溫州旱飢種不入
土帝特發恤民庫銀五千兩命中藻
賑濟敵兵迫中藻扼守關山嶺究何
兵潰奔還福安時車駕蒙塵閣地尽
失中藻避之山中魯王監國二年七

月魯王次長桓諸將都攻下城邑中
藻亦起兵福安率衆攻福寧守將涂
登華固守不下大學士錢肅樂移書
說之即解甲降拜中藻東閣大學士
兼兵部尚書守福寧初福寧之下本
由中藻力建國公鄭彩謂已寔受降
遣兵掠其地中藻遂与有隙王使大

學士沈宸荃解之隙如故中藻彘移
駐福安明年敵兵先後來攻皆敗去
十月敵將離城十里掘濠樹柵為久
困計城中遂窘又明年四月食盡將
士乞降中藻許之大開城門盡縱之
出而已冠帶坐堂上為文自祭吞金
屑死同時吳聞禮仁和人崇禎十六

年進士隆武初為兵科給事中時分
福州延平節武建寧為上遊四府擢
聞禮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內臣戴
焯奉使貪橫劾奏之即下視師輔臣
黃鳴俊逮治聞禮晁自請守分水關
帝悅溫詔獎之閩中所恃惟三閩先
嘗茂兵扼守後鄭芝龍懷異志悉撤

去由是守關無人聞禮亦不能獨支
二年八月敵騎入仙霞聞禮遁走山
寺不官難髮或勸之不從晁率鄉民
赴敵為亂兵所殺

朱繼禎莆田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
授庶吉士進編修天啟中預修三朝
要典晁罷去崇禎初復官曆中允諭

德庶子少詹事九年冬拜禮部右侍郎
明年充定錄副總裁給事中葛樞
言繼祚嘗纂修要典得罪清議不可
總裁國史不聽繼祚旋謝病去十二
年秋起南京禮部尚書明年九月南
京地震疏請敕臣工修省從之又以
人言罷去南渡時起故官協理詹事

府事未赴南都臨隆武嗣位召拜東
閣大學士明年八月扈駕幸汀州元
何帝蒙難繼祚奔還其鄉魯王監國
之二年正月王在閩安鎮隣境州縣
多下繼祚亦舉兵與同安伯楊耿合
攻興化城守城者為監司彭遇飈故
弘光時御史也令其將出戰而已登

陴樹大明旂幟其將不敢入過颺遂
以城降繼祚入守之三月敵兵大至
城復破繼祚及恭改湯芬給事中林
眉知縣都廷諫並死之芬字方侯嘉
善人崇禎十六年進士南渡時謂史
可法于揚州用為縱河標下紀監推
官隆武時為御史請發水師由海道

直搗江浙帝善之至是官恭改分守
吳淞道城破緋衣危坐堂上不去被
難眉字小眉繼祚同邑人芬同年進
士為吳江知縣蘇州陷弃官竄隆武
帝授吏科給事中至是自縊死廷諫
杭州人官莆田知縣亦殉難王自監
國二年正月至長垣還次年正月連

克建寧邵武興化三府福寧一州漳
浦海城連江長樂等二十七縣軍聲
頗振及其已得者復失海澄復五日
卽陷知縣洪有文死之永福陷邑人
兵科給事中鄔正畿御史林逢經俱
投水死長樂陷邑人御史王恩及服
毒死妻李氏同死建寧陷守將王祁

卷戰不勝自焚死

林汝翥字大歲福清人舉于鄉授沛
縣知縣天啟二年妖賊徐鴻儒作亂
分兵來寇汝翥連戰却之城獲全大
同妖人王普光聚衆為龍華會自稱
混元教主遣其黨分詣江南北散布
令旂每旂約聚黨百人期來春三月

諸方並起其至市縣者為汝翦緝獲
凡一百八旂事聞命四方大緝其党
擢汝翦四川道御史四年六月巡視
京城火者曹進傳國興因曹大之妻
与富家姓如角口服毒死即率衆掠奴
主家尽掠其財物而去又用大錘
其主數百挾持刑官悍不敢問汝翦

據伏見本改

聞遣使捕之進先至願受杖免劾即
杖之五十及入城國興邀之于道罵
不已汝翦收繫之明日亦請受杖亦
杖之髡忠賢聞而大怒立傳詣廷杖
數日萬燥杖訖為群奄毆死汝翦慮
蹈其禍逸至遵化乞巡抚鄧漢代題
都御史孫瑋御史潘雲翼等文章論

救不聽卒杖之削籍崧崇禎初諸忤
奄人者悉起汝翥為還故官所司以
非甲榜但授右叅議分守溫處道不
赴十四年起故官分守瓊州道坐奸
民煽惑貶秩崧南渡時起雲南僉事
分巡臨沅道久之解職崧魯王監國
之二年王次長垣召拜兵部右侍郎

十月與員外郎林塗率兵攻福寧戰
敗被執諭之降不從係之獄除夕吞
金屑而死塗字子野汝翥同縣人為
諸生見天下大亂力請求濟世要務
舉崇禎十六年進士授海寧知縣有
异政邑有妖人能緣壁飛檐走水中
一二日以劍術惑眾聚至千人聞都

城之變將舉事空啟言行鄉約驟至
其地捕殺之邑人大悅南都既衆杭
州亦不守空以孤城不能獨存欲引
去守城卒乘机乞餉一年空以非制
持不与卒遂環署而謀空出坐堂上
諭之卒益肆空不為動厲報曰吾一
日在官守朝廷一日法若等何為哉

衆知不可挾乃跪而哀懇空猶不可
則請給三月空曰固知若輩窮窘然
何可聚衆要挾必得為首者罪之乃
可衆不得已共舉三人空責之而後
如其請及將行民遮道泣送時隆武
帝即位福州召授戶部員外郎旋改
御史宣諭浙西未道又召為文選^判事

員外郎扈駕延平明年駕將幸贛州

設御營十標：千人而兵數不足塗

請赴福寧召募未集駕已幸汀州塗

不及扈從俄聞帝家難大慟走匿山

中時歌時哭意不欲生又明年七月

魯王航海至長垣郡邑響應福清義

軍請塗為主塗大喜走告其父：欲

止之塗曰兒當死久矣若再延殘喘

忍辱此身為父母辱拜辭而去乃與

汝翁共攻城擐甲荷戈身先士卒不

避矢石竟以強弱不敵為敵騎所衝

陣沒年四十二

李向中字鍾祥人崇禎十三年進士授

長興知縣以才調秀水著廉惠敵時

漕卒橫甚怒向中牟其兄費群毆之
向中求去堅臥不起民奔赴上官乞
由去志愈決會監司侯峒曾互置教
人大辟乃起視事南渡時歷車駕郎
中出為蘇松兵備副使謁隆武帝于
行在授尚寶司卿聞事敗避之海濱
魯王監國二年召為右僉都御史巡

撫福寧己而地復失从王航海三年
十月代沈宸荃為兵部尚書四年正
月次沙埕七月次健跳是時从亡諸
臣皆寄命舟楫日災風饕面目黧黑
獨向中自誓如故四年十月王蹕舟
山諸臣始獲定居久之向中丁外艱
移家城外六年八月敵兵來伐定西

侯張名振先期奉王航海去九月敵
兵破舟山城大學士張肯堂禮部尚
書吳鍾恁吏部侍郎朱永佑死之遣
使召向中不赴發兵捕之以哀經入
見大帥呵之曰曩聘汝不至今捕汝
即來何也向中从容曰前則辭官今
來就戮尔竟以不屈過害一時同死

者安洋將軍劉世勛左都督張名揚
通政使會稽鄭遵儉兵科給事中鄞
縣董志寧兵部郎中江陰朱養時戶
部主事福建林瑛蘇州江用楫禮部
主事會稽董元兵部主事福建朱萬
年長洲顧珍臨山衛李開國工部主
事長洲顧宗堯中書舍人蘇州蘇兆

人工部所正鄞縣戴仲明定西侯恭
謀順天顧明楫諸生福建林世英錦
衣指揮王朝相內宮監太監劉朝凡
十八人名揚名振第城守甚力及城
破母范氏以下自焚者數十人朝相
聞城失守護王妃陳氏貴嫔張氏義
陽王妃杜氏入井用巨石覆之自剄

其旁李開國母林瑛顧明楫妻皆自
盡○按伏虎山之殉高有沈履祥慈谿人崇禎丁丑
進士授侯官知縣其殉難時屍最後得故十八伏
其名令掘南疆供史補

崇禎閣臣事畧全



五